# 银色列车

武汉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sy1801 王靖锟 著

湖北高校新青年小说赛

电话：15623201869 QQ:805176775;

1

在夜晚，你若是从汉阳江滩这边望去，你总能在长江大桥下的铁轨上看见一辆K字开头的绿皮车从江的这头开往那头。那辆K字开头的火车，总会在这个时候偷偷地从月亮那里借点光，给自己披上一件亮银色的披风，然后便像一个孩子一样，迫不及待地往家的方向冲过去。

这是一辆从广州驶向武昌的火车，乘务员老常便在这辆车上。

再过一会儿就该是小年了，不晓得两个伢子现在回家了没有，老常想。老常的两个伢常年都是在外面工作，总是说忙，不回来过年。今年比以往好，早早地便给老常打了包票说今年一定回来过年。两个伢子告诉这个消息的时候老常和秀娟的两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额头上、眼角旁的皱纹不自觉地一起跳舞，两个人笑起来的那样子滑稽的不行。

跟了10多个小时车的老常有些累了，他在站满人的两个车厢中间好不容易找了个位置靠着，想在这里吹会儿凉风，又忍不住地看看表，盘算着什么。十点，伢子们的那趟车该过孝感了吧，再过半个多小时就该到武昌了；十点四十，伢子们该在武昌站下车了吧，他们两个坐的这一辆的车应该不会晚点，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我的话莫买那个么斯牌子的音响，上一次带回来的那一个还冇得我在江汉二路老鲁那里淘来的好；十一点半，伢子们现在应该都回家了，亏是地铁方便，两个伢回去也不是太麻烦，不晓得秀娟给两个伢弄吃的了不……

老常抹抹眼睛，又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十一点五十三，再过一会儿火车就该到武昌站了。老常清了清嗓子，每到这个时候老常总是显得异常的兴奋。“终点站啊，到武昌了，打瞌睡的都醒一醒啊，小心钱包冇得了”老常用那种蹩脚的武汉普通话惹得几个车厢的人笑的合不拢嘴，老常晓得自己的普通话及格都算不上，老常也晓得一车人笑起来也不全是笑他不是那么标准的“武汉普通话”。一辆载满着梦回家的火车就要到站，每个人都快要回到能够让自己完完全全放松下来的地方，哪一个人会不高兴嘞？

老常吆喝完这一趟倒是有点累了，又偷偷回到两个车厢连接的地方从裤兜里面拿出盒烟，掏出一根放在嘴里，往旁边的农民工兄弟借了个火。旁边的兄第笑他，“你也不怕铁路这一边处分你。” 老常也笑，露出一嘴烟熏的黄牙。“就这一次，快下车了实在是忍不住，” 他边说着又掏出那盒烟放在那位农民工兄弟的手上，“过个好年哈”，两个人又不约而同地笑起来了。

老常抽完这支烟，望着窗子外面灯火通明的武昌城，老常心里想“么斯时候武昌也跟汉口一样亮了？”老常怎么想也记不起来了。老常又想自己下了车该不该回家，回到家的时候该是快一点半了。两个伢子坐了大半天的车刚回家肯定累了，秀娟的饺子店最近生意也蛮红火一天天没咋休息，算了，今天就在值班室应付一晚上算了。正想着，火车慢慢停下了他的脚步。橘子色的光透过窗子照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他们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个时候，老常便又喊出来熟悉的一声：

“武昌站，到了。”

2

老常年轻的时候人们不叫他老常，叫小常。

小常的家离汉口不远，坐火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

小常年轻的时候做梦都想着要坐火车。

小常坐火车次数不多，每次坐火车到汉口也是逢年过节给家里置办一些东西。

小常坐火车的时候，总会坐在靠窗子的座位上。小常时常在窗口唱歌，他的歌声雄厚而又明快。小常的歌声，火车的轰鸣声和秋天落叶簌簌的声音一起散落在铁道的两旁，在春天里播下，秋天便能结果。

小常21岁，在村里给人做杂事，瓦工、木工……什么事情都会一点。谁家房顶漏雨，谁家板凳坏了又或是谁家灯丝烧了，人们总会第一时间跑到老常家门口吆喝一声：

“小常，小常在不？”

“在哩，么斯事哈，就来咯。”

21岁的小常每次做完工后都到村门口的大石头坐下来。夕阳西下，余晖中挺着高鼻梁的小常宛如一座中世纪的雕像立在那里，他总是能会想起自己坐火车时候的样子：唱着歌吹着风，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窗子里面往外看这一路上的山山水水，好不快哉。自己要是能够一直在火车上，也算是走南闯北，该有多好。

每每看到小常坐在村口大石头那个犯愁的样子，小常的父母也跟着他一块犯愁，就跟他说：“嘞，常啊，东头那个小夏跟你年纪差不多，条子蛮正，你要不要去认识一下，你年纪也不小了嘛……”

“我晓得，以后再说嘛”

小常没跟他的父母讲，其实自己心里有一个蛮心仪的对象嘞。她叫秀娟，火车上认识的。

小常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唱着歌，一开始的时候是小常一个人唱，然后零零星星有几个人跟着唱，在最后干脆全车厢的人一起跟着小常的歌声唱了起来：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份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乘务员秀娟就靠在车厢旁边听着，不时还跟着唱起来。她巡视完几个车厢便跑过来问小常：“同志，你刚才唱的叫啥啊，我听得好耳熟”小常咧着嘴回过头来，那一瞬间恰好与秀娟的眼神相遇。在很多年之后，秀娟经常在床边问老常：当年你追我的时候，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你喜欢坐火车是不是想多见我几次；我晓得你当年唱歌都是为我唱的，是不是？老常也是羞红了脸，羞！羞！多大年纪了，还说这些年轻人说的话。那肯定是塞，你说是不就是是嘛。

小常的歌声，火车的轰鸣声以及树叶簌簌的声音在铁路旁播下的种子在第二年的秋天便结了果。小常与秀娟便在这个时候在汉口领了证，秀娟在汉口有套小房子，小常便在汉口找了份工打，和秀娟生活在一起。秀娟总想着自己结了婚，陪丈夫的时间该是多一些的，自己在火车上“走南闯北”了几年，一上车就是几天，正正好前些天有一个南下的同学说要在新火车站这边开一个饺子店，拉她入伙。秀娟盘算着很久，没和小常商量，终于还是决定辞了乘务员的工作，和老同学开家饺子店。一来时间方便一些，二来小常做完工之后可以顺带着给他送点饺子。

秀娟在辞职的那一天兴奋地像一只鸟儿一样冲进家门，现在可以告诉小常这个好消息了。秀娟扯着小常的衣服，“常，我给你说件事，是个好事嘞”

小常一脸狐疑地望着面前的秀娟，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他也有一件好事情要告诉秀娟，这件事情他盘算蛮长时间，前几天也算是定了下来。

“我也有个好事要跟你说，你猜猜是么斯？”

“你莫不是骗我嘞，怎么，是中了么斯大奖？”

“我告诉你嘞，我现在也跑火车了，你看，这是我的工作证，以后我们就是一个单位的哩”小常边说着，边笑着从兜里掏出工作证给秀娟看。

“真是奇了怪，你拿到这工作证，我刚从那边辞了职，你又上去了，你莫不是顶了我的位置？”秀娟听到小常的这个“惊喜”，笑的肚皮生疼，又说“给你说塞，我是辞了这边的工作，和老同学在新火车站这一边开个饺子馆。你这一走，我原本每天准备给你带的饺子你上哪里去吃哦？”

“冇事，车站那边不是有工作餐，又不是没饭吃。你晓得噻，我天生就爱坐火车，这也是件好事。你干了几年干累了，下来开个饺子店也蛮好。”

“哦好，那这样蛮不错，我俩个真是天造的一对，这样的事情都能碰到一起，蛮有缘分啊”……

小常跑的是从郑州到长沙再从长沙到郑州的这趟车，等返程车到了汉口站，已经是夜晚十一点多了。秀娟想着那火车上的工作餐没几块肉，小常那身子怕是吃不饱，便掐准了点，提着装满饺子的饭盒在站台等他。当火车的轰鸣声离车站越来越近的时候，秀娟总是跨过黄线迫不及待地从其中找到小常的影子，生怕看不到，急的旁边的巡视员拿着棍子说：“同志，火车快来咯，你莫跨黄线”，“你莫跨”，“莫跨！”每到这个时候，秀娟的眼睛里总是噙满了泪水，她和小常的距离无非也就是这一条黄线的距离，跨过去，就能看见他。她恨不得自己有超能力让这火车停下来，然后给小常一个大大的拥抱。车终究还是在站台上停了下来，秀娟远远地就看见小常站在车厢门口，秀娟从人堆中挤过去，又生怕自己太矮他看不见，便一遍遍地扯着嗓子喊“常！常！”。小常听到秀娟的喊声，他有点茫然地四处张望，突然他看到了提着饭盒的秀娟。

“嘞，常，这是我从店里拿的饺子，都是热的，马上上车的时候趁热吃，我晓得这火车在大站停的时间长，我有时间带来，你也有时间拿到上面去吃。”

小常一时不晓得说什么好，只晓得把秀娟抱在怀里。

“你咋不晓得跟一个快车,跟这慢车，又慢又累。”

“他们不愿意跟这慢车，其实他们才傻嘞，慢车停的点多，看到的景儿也多，慢车速度慢，那景看的也清楚，要这么讲，快车上的人都看不到嘞！”

火车该走了，小常要上车的时候，秀娟说：“我就是把你勾来了，你要记得啊，在火车上，莫让其他女的把你的魂给勾跑了，晓得不？”

“我晓得咯！”

……

在这几年，每隔几天你总能看见一个女人迫不及待地踩在黄线处，四处张望着，像是在找某个人，巡视员总吆喝着要她退到黄线之外；过一会你便能看见两个人拥抱在一起，说些酸溜溜的似乎不太像属于一对结婚多年夫妻的情话，然后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这个画面在某一天因为检票要放在进入站台之前而消失，这使得小常有些失落，能在“旅途”中的某一个时刻见到妻子，吃到秀娟送来的食物是多么幸福的已一件事啊！小常想，自己和秀娟的生活简单而又幸福，但少了这几分钟的探望总觉得缺点什么。他透过窗子看外面残缺的月亮，那躲在云层中的月亮一时间和火车跑的一样平齐。小常躺在铺上，月光冲破云层洒在缓缓前行的火车上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银色，两边树木稀疏的倒影在车厢中有限的空间不断奔跑着，小常也想通了：

“要是人生件件事情都圆满了，又哪里来的幸福呢？”

## 3

岁月把小常变成了老常。

老常换到了现在的这趟车上。下了车，看看手表，12点40。太晚了，到值班室凑合一晚上吧，天亮再回去，老常想。

腊月二十三，凌晨的武昌站依旧是人山人海，老常走在路上觉着有些冷，武汉虽在南方但冬天冷起来可一点不含糊，老常冷得又把身上呢的大衣往里掖了掖。

到了值班室，老常一个箭步就跑到取暖器的旁边坐下来，“这鬼天气，月亮出这么高，干冷哦！”兜里刚开机的手机响了，一看，哦，是秀娟啊，这么晚还不睡，肯定又是催我回去哩。

喂，娟啊，今天太晚了，不回去了，天亮了再回去不迟，你和两个伢子不用管我，坐了一天多的车也累了，懒得动，在值班室这边趴一会就成。

么斯？你和两个伢子都来了？就在火车站门口？来这里搞么斯，腊月车站人多不晓得？苕！马上来，莫急。大半夜跑火车站来，又不是没地方住。

老常气的挂了电话，“算了，腊月生气晦气，来就来了吧”老常边走边想，火气也因为武汉腊月的寒风消了下来。

老常走出站门，一眼就看到了秀娟站在麦当劳的门口，旁边站着两个伢子，他径直走了过去。“你个苕看看给你带了么斯，亏得两个伢大晚上想着看看你，不讲良心！”老常被秀娟说的一怵，秀娟从大伢那里接过一个用围巾裹着的东西，递给老常看。“你看看这是么斯？”老常接过去，感觉裹着的围巾暖暖的，小心揭开一看：是他熟悉的饭盒，只不过多年没用，表面了多了点锈。

“你们坐么斯来的，地铁不是停运了？”

“大伢自己开车回来的，没抢着票，提早半天回来了，你那时候在车上，又不能跟你发消息，大伢带着我们三个来的。你还要问么斯？”

老常看出秀娟有些生气，“好好，我不也是怕你们麻烦，来了不就好，走，进去坐，我们一家再点点儿东西吃。”

老常和秀娟坐在一张桌子上，两个伢子在前台点餐。老常揭开饭盒的盖子，一阵熟悉的气味扑来。“又是饺子啊？”

“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吃的多香，是被哪一个火车上的女的勾了魂啊？这都吃不得你？”

“唔，你这说的是么斯话?年纪多大了，还打这种嘴仗，羞！”

老常和秀娟都笑了，老常吃着熟悉的饺子，看看这外满灯火通明的武昌城，脑子里尽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一个女人迫不及待地踩在站台边的黄线处，四处张望着，像是在找某个人，巡视员总吆喝着要她退到黄线之外；过一会便能看见两个人拥抱在一起，说些酸溜溜的似乎不太像属于一对结婚多年夫妻的情话，然后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开往×××的列车马上就要进站，请乘客们……”凌晨的火车站依旧人山人海，提着大包小包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希望与幸福。黑夜里，一趟趟载满乘客的列车借着月光披上银白色的披风，像中世纪的骑士一般，它们的目的地是：梦，远方和希望。